



# 词类辨难

CILEI

BIANNAN

代汉语知识丛书



· 西人出版社 ·



2 040 4263 2

现代汉语知识丛书

# 词类辨难

邢福义

6241/32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6133

51

责任编辑：张文涛  
封面设计：郭宝林

现代汉语知识丛书  
**词类辨难**  
邢福义

\*  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兰州第一新村5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 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625 字数96,000  
1981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2次印刷  
印数50,601—72,160  
书号：9096.26 定价：0.4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列举了二百多个现代汉语里较难归类的词，着重从语法特点方面进行了归类辨析。结合辨析，讲解了词的分类准则和词的归类要求；介绍了“直接判定”、“排他”、“类比”等归类方法，探讨了同型异类现象，实词、虚词、短语词等的归类问题；论述了动词、形容词性质的临时转移现象——动词、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形容词的动态化。

## 编 辑 说 明

《现代汉语知识丛书》是高等学校现代汉语课的教学辅助读物，也可供中学语文教师和其他语文工作者参考。丛书包括现代汉语的绪论、语音、文字、词汇、语法、修辞六部分，内容力求深入浅出，普及现代汉语知识。

丛书由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负责组稿工作。语音部分由语音编辑组负责编审；绪论、文字、词汇部分由词汇编辑组负责编审；语法修辞部分由语法编辑组编审；文字改革出版社、湖北人民出版社、甘肃人民出版社协作出版。

编辑丛书贯彻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不强求观点完全一致，因此，丛书与《现代汉语》教材难免有不同的地方，请读者注意。

我们恳切希望作者和读者给我们大力支持，多提宝贵意见，使这套丛书编得好些。

《现代汉语知识丛书》编辑室

## 《现代汉语知识丛书》编辑室编审人员

主 编	辛安亭	黄伯荣
语音编辑组	徐世荣	鲁允中
	温 颖	
文字词汇编辑组	邢福义	陈恩泉
	袁筱眉	邱久钦
语法修辞编辑组	文以战	谢晓安
	张文涛	刘 伶
	班兴彩	

# 目 录

<b>一、词的分类和词的归类</b> .....	( 1 )
(一)词的分类 .....	( 1 )
(二)词的归类 .....	( 6 )
<b>二、词的归类的几个方法</b> .....	( 16 )
(一)直接判定 .....	( 16 )
(二)排他 .....	( 18 )
(三)类比 .....	( 21 )
(四)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 .....	( 24 )
<b>三、同形异类现象的归类</b> .....	( 27 )
(一)归类方法的运用 .....	( 30 )
(二)归类条件的坚持 .....	( 35 )
<b>四、一些实词的归类</b> .....	( 41 )
(一)几个名词 .....	( 41 )
(二)几个动词(附“一定”) .....	( 45 )
(三)几个形容词 .....	( 51 )
(四)几个数词(附“一带”) .....	( 57 )
(五)几个副词 .....	( 65 )
(六)几个代词 .....	( 74 )
<b>五、一些虚词的归类</b> .....	( 85 )
(一)几个介词 .....	( 85 )
(二)几个连词 .....	( 91 )
(三)几个助词 .....	( 98 )

(四)几个语气词 .....	( 106 )
<b>六、短语词的归类.....</b>	<b>( 113 )</b>
(一)实词性的一些短语词 .....	( 114 )
(二)虚词性的一些短语词 .....	( 119 )
<b>七、动词形容词性的临时转移.....</b>	<b>( 125 )</b>
(一)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 .....	( 125 )
(二)形容词的动态化 .....	( 132 )
索引 .....	( 137 )
后记 .....	( 142 )

# 一、词的分类和词的归类

## (一) 词 的 分 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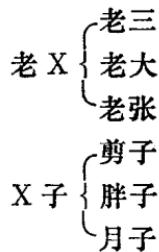
词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、根据不同的准则来分类。比如：根据音节，可以分为单音词和复音词；根据结构，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；根据来源，可以分为通用词、方言词、文言词、外来词；等等。

语法上所说的词类，是指词的语法分类，具体点说，是指根据词的语法特点，结合词的意义，划分出来的词的类别。

词的语法特点，包括词在形态、组合能力和造句功能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。

什么是形态？形态是指构词和构形的语法形式。

现代汉语里，构词的语法形式包括前缀和后缀<sup>①</sup>。它们有构成新词的作用，并且有作为词类标志的作用。例如：



①高等学校文科教材《现代汉语》(黄伯荣、廖序东主编)里，实词素等于我们这里所说的词根，虚词素等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前缀和后缀。

X 化 { 绿化  
工业化  
合作化

这里的“老”是前缀，附加在词根“三、大、张”的前边。前缀“老”有构成新词的作用：老三≠三，老大≠大，老张≠张。不管词根是不是名词性的，只要是用“老”构成的词，都是名词。因此，它可以看作名词的标志。

这里的“子、化”都是后缀，分别附加在“剪、胖、月”和“绿、工业、合作”的后边。它们都有构成新词的作用：剪子≠剪，胖子≠胖，月子≠月；绿化≠绿，工业化≠工业，合作化≠合作。不管词根是什么词性的，凡是用“子”构成的词都是名词，用“化”构成的词一般是动词。因此，它们可以分别作为名词和动词的标志。

构形的语法形式，也就是词的变化方式。在现代汉语里，构形的语法形式有两种：1.重叠式——把词或词素重叠起来表示某种语法意义。2.粘附式——把具有词尾性质的助词粘附在实词后边表示某种语法意义<sup>①</sup>。这两种构形的语法形式也可以体现词的不同特性。比较：

观看	观众
观看观看(观看一下)	—
观看着(正在观看)	—
观看了(已经观看)	—
观看过(曾经观看)	—
	观众们(观众不止一个)

<sup>①</sup> “着、了、过、们”等，是助词。它们附着在一个动词或一个名词、代词后边时，很象词尾。

“观看”是动词，能按ABAB方式重叠，能带上“着、了、过”，表示某种语法意义；“观众”是表人名词，能带上“们”，表示某种语法意义。动词“观看”和名词“观众”性质不同，构形的语法形式也不同。

什么是组合能力？某类词可以跟一些什么词发生组合关系，不能跟一些什么词发生组合关系，这就是词的组合能力。例如：

一个观众	都观众（×）
两把剪子	不剪子（×）
三种办法	也办法（×）

“观众、剪子、办法”都是名词，可以跟表物量的数量结构“一个、两把、三种”等组合，组合以后产生修饰关系；它们不能跟“都、也、不”等副词组合。

都观看	一个观看（×）
不剪除	两个剪除（×）
也办理	三个办理（×）

“观看、剪除、办理”都是动词，可以跟副词“都”等组合，组合以后产生修饰关系；它们的前面不能直接用“一个”之类表物量的数量结构。有时有“一个上来，一个下去”的说法，但是，第一，这里的“一个”称代了人物，不单纯表示数量；第二，“一个”和“上来、下去”组合以后不是产生修饰关系，而是产生主谓关系。

可见，组合能力的不同，体现出词的特性的不同。

什么是造句功能？词在句子中能不能充当句子成分，能充当什么句子成分，这就是词的造句功能。例如：“观众、剪子、办法、观看、剪除、办理”可以充当句子成分，而

“和、如果、从、对于、的、吗”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；“观众、剪子、办法”可以充当主语、宾语，不能单独充当谓语，而“观看、剪除、办理”可以充当谓语，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充当主语、宾语。这就是说，在造句功能上同样也体现出词的不同特性。

在划分词类的时候，形态、组合能力和造句功能这三个方面的特点都应考虑。不过，汉语是一种缺少发达形态的语言，正如吕叔湘先生所指出：“汉语有没有形态变化？要说有，也是既不全面也不地道的玩意儿，在分析上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。”<sup>①</sup>因此，汉语里词的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组合能力和造句功能这两方面，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组合能力这一方面。

词的语法特点和词的意义是有联系的。有相同的语法特点的词，在意义上也会有共同之处；反过来说，在意义上具有共同之处的词，也往往（当然也不一定）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语法特点。比如上面所举的“观众、剪子、办法”，它们具有相同的语法特点，在意义上也有共同之处：都表示人或事物。

意义是划分词类的重要参考标准。划分词类时既要根据语法特点，又要结合词的意义，这样才能做到准确、合理。比如，要判断是同类的一个词还是不同类的两个词，必须结合意义来考虑才行。比较：

严厉的人	特别的人
严厉批评他	特别批评他

---

<sup>①</sup>吕叔湘《汉语语法分析问题》，商务印书馆1979年，11页。

这里，作定语的“严厉”和作状语的“严厉”在意义上是一样的，它们是同类的一个词，即形容词。作定语的“特别”和作状语的“特别”在意义上是不相同的，前者是形容词，后者是副词，不能因前者是形容词而判定后者也是形容词。显然，肯定作定语和作状语的“严厉”都是形容词，而肯定作定语和作状语的“特别”分别是形容词和副词，这是结合意义才能做到的。又比如，在考察词的组合能力时，要知道一个词能不能跟什么词组合，能不能在什么样的格式中出现，也必须结合意义才能得到明确的答案。比较：

很严厉的人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很特别的人

很严厉地批评了他           很特别地批评了他（×）

“严厉”，不管作定语还是作状语，都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（可见是同类的一个词）；“特别”，作定语的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，作状语的不能（可见是不同类的两个词）。怎么知道能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呢？如果离开了意义，那是无法知道的。

当然，我们说的是“结合”词的意义，而不是“根据”词的意义。尽管意义“不失为重要的参考项”，<sup>①</sup>但不能不加控制地使用意义的标准。词类毕竟是词在语法上的分类，分类的“根据”，起“判决”作用的因素，应该还是语法特点。只有抓住语法特点，划分词类才有客观标准，才可以避免主观臆断，避免出现那种“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”的情况。

根据语法特点，结合词的意义，首先可以把现代汉语里

---

①吕叔湘《汉语语法分析问题》12页。

的词分为实词和虚词。能够在句子中充当一般的句子成分（主语、谓语、宾语、定语、状语、补语）的，叫实词；不能在句子中充当一般的句子成分的，叫虚词。实词和虚词的划分，就语法特点说，造句功能起决定作用。

进一步又可以把实词分为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数词、量词、副词和代词，把虚词分为介词、连词、助词和语气词<sup>①</sup>。另外，叹词是一个特殊的词类，因为它不能充当句子的一般成分，所以算虚词<sup>②</sup>。这十二种词类的划分，特别是各类实词的划分，就语法特点说，组合能力起最重要的作用。

词类这一概念，通常是指名、动、形、数、量、副、代、介、连、助、语气、叹这些类别。

## (二)词 的 归 类

词的分类，是从全局着眼，研究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或标准把词分为哪些类别；词的归类，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词出发，考察它们的特性，判定应该把它们分别归入哪个词类。二者有紧密的联系：只有在词的分类的一般原则指导下，才能谈得上词的归类；也只有在充分地深入地研究一个个词的特性，解决好归类问题的基础上，才能最终解决词的分类问题。

①许多语法著作，把语气词叫语气助词，算助词的一小类。这里采取高等学校教材《现代汉语》（黄伯荣、廖序东主编）的处理办法。

②叹词进入了句子，充当了句子的一般成分，就不再算虚词，因为它已临时转化成实词。如“哎呀了一声”，“哎呀”是动词。

但是，二者毕竟有着不同的着眼点，代表着两个不同的角度。

词的归类原则，跟词的分类是一致的。这就是：根据词的语法特点，结合词的意义。不过，这是就总的方面说的。事实上，具体的词千千万万，它们的情况错综繁杂，并不是每一个词都具有某类词的所有的语法特点，并不是每个词都具有明显的作为某类词的意义。因此，在总的原则下，还得强调几个基本要求。

### 1. 给词定性归类时，必须紧紧扣住词的语法特点。

有时，某个词的词类意义相当模糊，只有依靠语法特点才能有把握地给它归类。比如“起码”这个词，从意义上是很难确认属于哪一类的。但是，从语法特点上去考察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词可以作定语、状语，可以在谓语部分里用在“是…的”之间，并且不管用在哪里，前边一般都可加程度副词“最”或“顶”：

(最)起码的条件

(最)起码的要求

这是“起码”作定语，前边可加程度副词；

(最)起码也要修建八栋宿舍

(顶)起码必须走三天

这是“起码”作状语，前边可加程度副词；①

修建八栋宿舍是(最)起码的

走三天是(最)起码的

这是“起码”用在“是…的”之间，前边也可加程度副词。

---

①《人民文学》1979年12期上就有这样的例子：“最起码要找个  
遮阳避雨的棚子。”（张武《看“点”日记》）

可见，“起码”应归入形容词，因为别类词不具备这样的语法特点。<sup>①</sup>

有时，甲乙两个词可能在意义上是近似的，但不一定属于同一个词类。应该归入哪一类，还是要依据词的语法特点。比较“迅速”和“迅即”：

迅速处理	迅即处理
非常迅速地处理	——
动作迅速	——
动作非常迅速	——

意义上，“迅速”“迅即”是近似的；语法上，它们却有不同的特点。“迅即”只能作状语；“迅速”不仅能作状语，而且能作谓语，它的前边能加程度副词。可见，“迅即”是副词，“迅速”是形容词。再比较“突然”和“忽然”：

突然出现	忽然出现
非常突然地出现	——
出现得很突然	——
突然事件	——
这件事很突然	——

“忽然”和“突然”意义相近，但语法上却具有不同的特点。“忽然”应归入副词，“突然”应归入形容词。

2. 根据语法特点给词定性归类时，必须分清一般规律和特殊现象。不能只看到一般而抹煞特殊，也不能以特殊来否

①《〈现代汉语八百词〉选例(1)》把“起码”分为“形、副”两类，但也承认二者都能在前面加“最、顶”。(见《中国语文》1979年第3期197页)作者们忽视了“起码”在组合能力上的共性，也忽视了副词不能受“最、顶”修饰的事实。

定一般。

比如，名词这类词有好几个语法特点，其中，在组合能力上的主要两个是：

①一般能受表示物量的数量结构的修饰。例如：一个学生、两位客人、三头牛、四匹马、五棵白菜、六架飞机、七个假日、八座图书馆。

②一般不能受副词的修饰。例如，不能说：不学生、都客人、很牛、刚马、已经白菜、忽然飞机、不假日、都图书馆。

这两个特点都只是一般。

名词当中也有不受物量结构修饰的。其一，专有名词，如“鲁迅、北京”等等。只在有特殊需要时，它们才可以受物量结构的修饰。例如：“三个臭皮匠，抵得一个诸葛亮。”（这是为了同前面的“三个”对举）“哪能有几个北京呢？”（这是为了强调）“千千万万个雷锋在成长。”（这里的“雷锋”已经借用来表示雷锋式的一类人）。其二，泛指性名词。如泛指人或事物的“人群、马匹”等等，泛指时间的“当年、平时”等等。其三，方位名词和具有明显方位意义的其他处所名词。前者如“前、后、东边、西边”等等，后者如“桌上、乡下、国外”等等。

不是名词，也有受物量结构修饰的。最常见的是某些形容词有时受物量结构的修饰。比如：“一丈高、三尺长、四寸厚、八尺深、五斤重”。这里，修饰形容词的物量结构是“数词+度量衡单位”。这种数量结构在修饰形容词时性质是比较特殊的：它们可以用“多”来提问，不能用“多少”来提问，并且可以用“这么、那么”去替换。例如：“多